

实景性展示八十年代梦想与变革 那激情的岁月和粗糙的日子



八十年代 看过来

陈祖芬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八十年代看过来 / 陈祖芬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8.11
(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丛书)
ISBN 978-7-5063-4417-3

I. 八… II. 陈… III. 报告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48561号

八十年代看过来

作者: 陈祖芬

责任编辑: 张亚丽

漫画作者: 李滨声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170千

印张: 23

版次: 2008年11月第1版

印次: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4417-3

定价: 36.00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1977年上海重印“文革”前出版的《数理化自学丛书》435万套，争相抢购。**1978**年6月23日，邓小平在讲到派留学生时说，要成千上万地派。**1979**年，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拥抱和接吻吗？**1979**年，《读书》杂志创刊，《读书无禁区》一文发表。**1979**年的正月初一，《解放日报》在1966年全国报纸禁止刊登商品广告后，第一家登出了广告。

1979年，北京百货大楼首次出售香港的砖头式录音机。**1980**年《北京晚报》副刊，巴金、丁玲、冰心等名家出现在晚报头版。**1980**年，周扬走进胡风的病房，他们的手握在了一起。**1981**年1月号的杂志《作品》，封面的大头像，从领袖像变成了农民。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油画《父亲》，作者：罗中立。后来，罗中立的儿子罗丹，成为“80后”的潜力股画家。他的《摇滚青年》系列，“几乎脱离了父亲对我的影响”。

1981年，袁庚在蛇口提出：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。”**1981**年，“托福”引进国门，自费留学放开。**1981**年11月16日，中国女排七战全胜，第一次在世界大赛中夺冠。举国高呼：振兴中华。**1982**年的第一拨出国潮中，有一个学生叫林毅夫。**1984**年5月23日，北京丰台区的蘑菇专业户走进电话局，拿出一张2000元的支票自费装电话。**1984**年的71号文件，就是为了保护改革家而立的。徽商孙超，中国民间外贸第一人。**1985**年初，上海5个初一女生为什么自杀？**1985**年8月24日，北京新开张的幽州书屋，是我国第一家设有一位作家专柜的书店。这位作家叫老舍。一张邓伟当年租

照相机的发票。**1986**年，深圳的梁湘和还在抗震棚里会客的中国作家。在座7位作家中，5位是前右派。**1986**年5月，电话月租费可供我租下3套房子。80年代中后期，作为第一消费品的住宅几乎还是国家供给的。“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。”“我们30多年来一直对国营企业职工进行主人翁思想教育，恰恰证明了国营企业的职工还不是企业的主人。”清华大学第002150号毕业证书：他在80年代拿到了补发的50年代的毕业文凭。即便10亿人都能背下唐诗300首，也依然不能凭此在这个世上立足。公有不能量化，共有可以量化到个人。童话大王郑渊洁为什么产生在80年代？乔木同志说：报告文学用作reportage的译名不妥，早就有人指出。例如诗不能称为诗文学。袁庚：“少数人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，就会造成很多人埋没良心，趋炎附势。会造成好人走上坏道，坏人无所约束。”**1987**年2月，袁庚说，要给予人们免除恐惧的自由。总之，有恐惧心理的社会，不是我们所向往的社会。“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”。**1987**年，5岁上海女孩的宣言：我要和费翔结婚。

“一切文明在基本上都包含冒险精神”商品是个平等派，民主是个好东西。**1987**年4月10日《北京日报》头版，醒目刊出大标题：《如今，北京城里人，平均一天一个鸡蛋》。

目录

002 商品是个平等派，民主是个好东西（写在前面之一）

008 80年代，不是我不明白（写在前面之二）

010 第一章

周扬走进胡风的病房，他们的手握在了一起

文化的复兴——

老一代文化人，从胡风、周扬到梁漱溟、钱钟书；新生代求学路，从夜大、刊大到第一批出国潮，如学生林毅夫。

058 第二章

袁庚说，要给予人们免除恐惧的自由。

民主的曙光——

温元凯说上层建筑的改革，远远落后于经济的改革。

1987年蛇口选举新的董事会代替原先的管委会。因为管委会集决策权与执行权于一身。权力不受制约，难免压抑民主、窒息活力。美国《新闻周刊》报道：这是“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”。

袁庚说，领导干部的进退由人民群众投票决定。总比搞你办事我放心好。我们就是要缔造一个让大家畅所欲言的民主社会。

老百姓最切身的问题：住上房子和装上电话

民生问题——

生活改善之后，带来的不是满足，是更多的不满足。是发展天地的需求，是生存空间的要求。到80年代后期，很多人还是不能相信住房能商品化，还是不敢相信自己家里能装上电话。

你最欣赏什么人？只有1%的人回答：企业家。

怎样才能使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走上舞台——

中国的企业家正在显示出影响历史进程的潜在力量，只是还障碍重重。

国营企业的职工是不是企业的主人？1987年，我国关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大讨论，有人称为是1978年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。“党在长时期内的重大失误，就是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。”（《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》1986）

童话大王郑渊洁为什么产生在80年代？

一个需要人才而且产生人才的时代——

80年代百废待兴。各人有各人的追求，各人有各人的缘由。1986年初，美国《时代》周刊第二次评选邓小平为“年度风云人物”。这之前和之后，邓小平9次成为《时代》封面人物。

一定的人物出现在一定的时候，童话大王郑渊洁带着盲童们往前走。

256 第六章

吉田茂说：“一切文明在基本上都包含冒险精神”

变革的强制性——

“日本是在外国的压力下才被迫开放门户的，但是一旦决定开放之后，便在回敬西方的冲击中，显示出敢于冒险的气魄和能力。”（吉田茂）

我国50年代初的船舶总排水量是包玉刚望尘莫及的。但是到1982年，我国的船舶总排水量不如包玉刚个人的船队。

变革往往带有强制性。不可能都有了思想准备才变革的。

只要能下决心变革，中国人的适应能力也是非同一般的。

286 第七章

从王石一文不名去深圳当年盈利600万元开始

需要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——

现代化需要现代化的手段，包括物质手段的现代化和思想方法的现代化。

不发达，不文明，不合格，不完善，一切的不适应，正是新旧交替时期对改革的呼唤。人类历史就是不断地从不协调走向协调。

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，在于迫切需要变革的人本身。

326 附录一 后80年代

348 附录二 前80年代

八十年代
看過來

陈祖芬 著

作家出版社

商品是个平等派， 民主是个好东西

(写在前面之一)

一个10岁的小姑娘放学回家，告诉妈妈：老师说，美国的椅子一坐就塌。妈妈没有说什么。妈妈不想让孩子和老师有不同的思想。

小姑娘长到16岁了，高中二三年级了。她问妈妈：为什么男人和女人结婚的时候并排站在一起就会生孩子？那么女人在街上走，常常有男人相向而行，擦身而过的刹那，其实也并排了，为什么就不会生孩子？

像这样笨的小姑娘，一定是我了。不过，那时候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，差不多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生出来的。我一个同学也老是追问她妈妈。她妈妈终于告诉了她“实情”：孩子是从妈妈胳肢窝里生出来的。

在那个时候，我们都很年轻，很年轻，很年轻。

年轻的时候，我们都很单纯，很单纯，很单纯。

单纯的时候，我们都很愚蠢，很愚蠢，很愚蠢。

80年代之前，是70年代；70年代之前，是60年代；60年代之前，是50年代。50年代才有我那样的笨女孩。但是，六七十年代的人，“更笨”。2008年《财富》杂志公布世界500强，中国内地民企有了一家：联想。联想还是2008奥运的顶级赞助商。可是联想老总柳传志1961年在大学饿得没东西吃时，“笨笨地”用感冒药充饥。1966年开始，老舍投湖，胡风继续受牢狱之苦，钱钟书当“乡邮员”，熊熊的火光中，烧书，烧书。于是年复一年，北京家家户户储存大白菜；上海一条条街头长凳上挤着一对对情人

谈恋爱。

1980年周扬走进胡风的病房，两个人的手握在了一起。1986年，中国作协还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盖的抗震棚里会见贵宾。会见深圳的梁湘那次，7个作家里有5个是前右派。80年代初第一次有港客来我家，看着我衣上的补丁，那眼神，才把我提醒。我本来已经习惯了身上的补丁和精神的补丁。

变革的动力，在于迫切需要变革的人。

1979年，北京百货大楼第一次出售香港产的砖头录音机。前一晚通宵排队、发号，眼看再排下去录音机可没那么多，百货大楼的工作人员只好把门外的人全轰进大楼关上大门：录音机只有这些，外边的人不准进来了。被关一夜的人都觉得特幸运呢——他们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在国内买到录音机的公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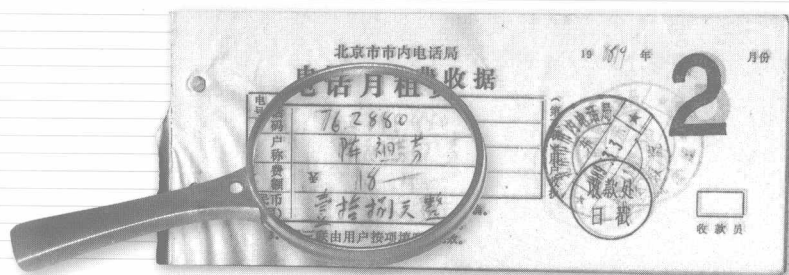
80年代，北京的书店里出现了吉田茂的《激荡的百年史》、托夫勒的《第三次浪潮》等等以前我从未接触过的书，叫我这个刚刚走出六七十年代的人，心里真正激荡起



1981年东单北大街128号的工农兵照相。



那时出门必带粮票，否则面包、面条一样也买不到。定量的布票么，使上海人把小聪明最大化，几乎谁谁都有几个衬衫领子，套在棉毛衫外，翻在罩衣领子的外边。那时的女人们好像就剩下这么一点美丽。



80年代1部电话的月租费等于3套两居室的月租。可见通讯难、打电话难。



改革开放的浪潮。

激荡起来的中国大陆，到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的海南，有戏言：一片树叶掉下来砸死三个经理。改革开放，对于民众，不是一个理念，而是一种利益的驱动。是壮大自己同时就壮大了国家的使然。

1985年1月到8月，广东省的车祸1万多宗，死者1000多，伤者7000多。但是深南公路上，密密匝匝相向而行的车流还是“视死如归”前仆后继。

人往高处走。

当然，有太多成长的烦恼。

在80年代，人们毕竟被粮票、油票、布票统治了那么多年，出头鸟想飞出一步，粮票人可能让你累死、冤死。企业家屡屡被谋杀，1984年的71号文件，就是为了保护改革家而立的。我写的徽商孙超作为一种现象，成了当时经济研究的课题，现在也被称为中国民间外贸第一人。

1986年，我在京的一套两居室，月租费不到6元。但电话的月租费涨到15元，一部电话的月租费几乎可以租三套两居室。可想而知当时的装电话难，信息交流的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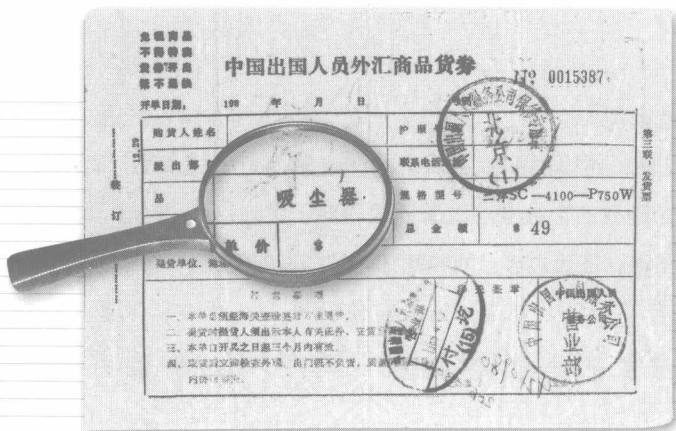
短缺经济时代，最短缺的是思想，是精神。

1987年袁庚在会上说，要给予人们免除恐惧的自由。“总之，有恐惧心理的社会，不是我们所向往的社会。”

袁庚说：“少数人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，就会造成很多人埋没良心，趋炎附势。会造成好人走上坏道，坏人无所约束。”

1983年4月24日，蛇口工业区管委会，进行了一场新中国历史上“开天辟地”的答辩。美国《新闻周刊》报道：这是“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”。

袁庚提出的许多观念，在21世纪的今天温习一下，心情还是会激荡起来。我采访袁庚与他分手时，按照国人的习惯，谁大谁先行，官员优先。任何文艺活动、经济活动，出现在新闻报道里的，首先是一个也不



1987年作者只能用外汇券买到吸尘器，为办手续还得排很长的队。



外汇券在80年代是一种很特权的货币。

能少的官员的名字。那天我当然地让袁庚先上他的车，但是袁庚执意要我先上我的车。我明白了为什么百年中国，平等（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）、民主（先有平等竞争，后有民主气氛）的阳光，在蛇口尤其灿烂。后来，2008年，我非常喜欢俞可平的话：“民主是个好东西。”

80年代，否极泰来。商品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，把我拨弄得今天不知明天地奔跑。也许今天武汉明天安庆地采访，也许一口气跑东北11个穷地方。

有句话叫：80年代看深圳，90年代看浦东。80年代，我从1981年开始，年年南下去深圳或广州。那时没有互联网，我只能把自己当邮件那样发过去，去吸收最前沿的观念。生怕一年不去就落后了。

直至跟着小平同志去南巡。

当然我没有跟着小平同志去南巡。我只是在小平同志南巡的第六天，紧跟着独自去“南巡”了，而且明白，从此我们就这么走下去了，就记牢小平南巡时说的话：“不改革开放，不发展经济，不改善人民生活，只能是死路一条。”

1987年4月10日《北京日报》头版，醒目刊出大标题：《如今，北京城里人，平均一天一个鸡蛋》。今天能想像一个鸡蛋能上报纸头版吗？

商品的零库存，是数字时代的先进标记，但是一个社会人，不能零库存。2008年5月，报载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呼吁关注我们的“20世纪遗产”。登录遗产，是为了今天的主题：发展。今天的世界，对中国有太多的期盼，面对新一轮的挑战，多少困难，我们也要埋单，只要改革开放的激情再度点燃！

2008年8月12日，写于改革开放的而立之年

80年代， 不是我不明白（写在前面之二）

好像，那是上辈子的事了。

我在时间隧道里潜泳，我推开沉沉的历史之门，走进上个世纪80年代，然后又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翻回今天，转体360度后空翻落地，回到2008年鸟巢加水立方的城市，打开手机、电视和手机电视，网络、报纸和网络报纸。我掉进今天和昨天交体出现的电影蒙太奇。二三十年前我常常抓几张破纸记下新鲜感受，然后随手一放，不再记得。然后便裹进读者来信、采访笔记、甚至房费收据的乱纸堆，甚至可能还夹杂着一小卷当时的手纸——我挎个书包到处跑，不能忘记的有采访纸，也有手纸。只是，我早已不记得那年代手纸竟是树皮样的粗糙！

那激情的岁月和粗糙的日子！

那时我总是把所有的稿纸、纸片胡乱一塞，又外出采访了。待到把整个80年代都塞进一个壁柜，我就再也没打开过这个壁柜的门。我从没想过什么时候会打开，或者事实上永远也不会打开。因为我的视野里是铺天盖地的今天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把今天的事做完。我顾不上回头看。常有人要我写我的经历，我是一无兴趣一概不写。回顾，对我是一种奢侈。我说等我不能四处奔跑的时候，再打开记忆之门吧。过去的，就过去了，过去了。做完的，就做完了，做完了。每天早上醒来，第一个唤醒我的声音是：今天要做什么事？好像，生活就从今天开始。

但是，今年是2008年，是改革开放的30周年。当年写经济改革，是文学中的硬通货。是经济在人的提高中得以发展，还是人在经济改革中发展了自我？我曾经怎样地几近言必称改革言必称开放。我不知不觉地往回走，拾捡我的过去。我那时一直是用脚写文章的——边走边写。采访的文字写完的同时，又走出了一些新的故事，故事外的故事。我在各地常常望着每一栋楼的很多很多的窗户。每一个窗户里都有一盏灯。每一盏灯都照耀着一段人生。一般的人生或不一般的人生。在一个不一般的年代，一般的人也有了不一般的故事。

在21世纪的2008年夏，我终于打开了尘封的老家的那个尘封的壁柜。

石门开，石门开，80年代亮出来。之汹涌之变幻之灿烂之多彩，80年代，不是我不明白，这世界变化快。当年我用外汇券才能买到吸尘器的发票，现在已经闻名世界的摄影家邓伟当年6毛钱一天租相机的发票，催稿的各色电报，1991年的北京市居民购货证，写着需要凭证购买的麻酱、粉丝和粉条。我真不能相信了，1991年还要凭证买粉丝！如果没有改革开放，如果！

我怎么能不是改革开放的粉丝呢？

写这篇文字的时候，是9月17日。电视里正在播残奥会闭幕式。没有改革开放，我国不可能申办奥运。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果，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次检阅。我再一次时光倒流返回我那壁柜，翻看太多的笔记和信件，觉得好像在给一个年代号脉。啊，80年代！

我居然还找到了乔木同志和冰心的信，还有那么些使我感慨的信！电视里响着闭幕式的音乐，而我走进了一个开幕式，80年代的开幕式，从70年代末，从1980年开始……

